皇明疏鈔

賦役

乞恩分豁土地疏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隸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或等所　奏土地緣由除另行回　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戇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　陛下焉且以臣

等所勘真定土地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無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户部官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巳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巳額入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 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

一向不曾起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
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 英宗皇帝
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
不曾科糧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
因廣寧侯家人劉聽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
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
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
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
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
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
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潦則高處或可而

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鹹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授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為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内理宜加厚此 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厚自然

富貴兩全冀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　聖朝上世無疆法當垂後世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為心近以　祖宗　先帝為法所有賞賚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地畝乞　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念者　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犬馬拳拳之至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萬鏜

竊聞之古昔聖賢論爲政有曰近者悅遠者來又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令順天等八府皆畿輔近地而順天設於輦轂之下根本是託拱衛居先尤爲切近者也堯典紀治功平章協和之有序周人制政役遠近征舍之有差逮及漢唐宋如關中洛陽汴梁皆其國都所在而當時創業中興之主推恩於民每加優厚末世反之卒受其敝蓋根本切近之地方其平時與遠惟均似在可畧及有緩急惟近足賴乃始見之繭絲保障往事昭然明君慮之於遠故培之於先優之於平時正欲得其用於有事也慨自正

德以来群姦擅朝蔽惑　先帝毒流海内而順天獨

當之譬之蚕食而近者之利侵剥必多譬之火炎而近者之害焚灼尤憯人不聊生皇皇思亂幸而

聖明御極剗弊覃恩垂死者始有更生之期思亂者咸切與治之望然而饑渴所傷雖飲食易甘而元氣難復羸憊既甚雖藥石少效而勞頓莫勝臣等昔止耳聞今乃身歷不意所見更有甚於所聞非大加拯援其何能濟尤慮乂壞極敝之餘恐蹈欲速無漸之戒詎敢喜色不敢卒期但得無疾首蹙額足矣湛恩異澤不敢過望但得一視同仁足矣知其弊而未有所處便乎此而於彼或妨可言也而未可行也不敢

泛陳可行也而姑可緩也猶將有待今將清舖戶以
均買辦專選委以均賦役簽公貯以均夫費薄徵解
以均雇役躡夫價以均 恩例五事條陳撥理度勢
皆所可行而必不可緩者伏望 聖慈念此根本之
重地憫此偏累之疲民將臣等所言特 勑該部查
議施行不惟一視之仁有以全民命於 今日而保
障之效益將固 國本於無疆乃臣等之至願非臣
等之私幸也 一清舖戶以均買辦竊照在京宛大
二縣并通州各行舖戶不拘有無優免俱令取勘當
差先年節奉 太宗皇帝及 憲宗皇帝詔旨甚嚴
成憲具在弘治年間又經題有十年一次清查事例

自正德四年清查以後到今一十三年所司因晁時勢難爲過期未舉臣等以爲人户消長固應清查而今日當務之急又不止此無名之派日繁交納之費日重藉勢力而濫免者日多因靠損而貧難者日甚此正德年間積弊所當痛加釐正者也往時冒濫職役之人多係京城内外之籍近已革退即同編民行户若增差役自少此更化以來 德意所當着實舉行者也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照例奏差科道等官督委各該官員將京通二處鋪户逐一清查仍將當釐正者釐正以袪宿弊當舉行者舉行以收新效此因清查之期以寓興革之政人情不駭事功可

成一專選委以均賦役竊照　國家取民之制不
出於賦役賦役之等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
均徭文冊計筭地畝人丁兼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
分爲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
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
何哉况本府所屬州縣官員多係監生出身舉人亦
少進士絶無且地近京師奏告之易而緣事者多節
制之衆而差占者多往來迎接之繁難而扶傷告病
者多署印半是佐貳教官甚則陰醫廵檢間有一二
賢能官員此委彼差不得停息雖本府佐貳官亦多
棄與專職奔走不暇而况於州縣乎以此往年均徭

造冊到府者十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又乘機作
弊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遣
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幸今　聖明在上百度
維新向時冒濫職役占免丁力與憑藉聲勢隱蔽糧
差之人近皆革除漸知退伏供役之丁輸稅之地比
之往昔理合加增所宜乘此事會大加檢覆着實清
查此非任得其人而事權稍重者不能也臣等又惟
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
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
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冊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
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

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既畢即當審編編定文冊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户該於正月初旬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慢令致期照得本府治中王槐原無專職管匠通判王秉儒本務願簡又皆更歷州縣練達民事相應委用其王秉儒先因給假回籍今已限滿合無本府移文催取前來候今秋收歲將畢之時行委本官與治中王槐分定州縣前去清查審處凡可除害安民許令便宜而行如

有事體重大各就議處停當開報本府再加參詳具
奏定奪限在十一月內通行造定送繳以後年分州
縣俱要依限審編造報違者聽本府徑自參提各官
既膺前委責重事繁況當差故冗劇尤須心力專一
各該衙門不得復以他事坐委致妨責成待事完之
日照舊而行庶選任專而人得自效賦役均而民可
少寬矣　一發公貯以均大費竊照本府所屬昌平
州境內　祖宗之陵寢在焉正德年來本州地畝人
丁多被名　陵內臣官軍占買隱蔽民戶稀少靠損
日深兼以歲時遣官謁祭夫馬供饋之繁不在本等
賦役之數比之他處偏累已多去秋又有營造　康

陵之舉凡督工管工內外官員𠫵隨并各色匠役人
等廩糧寄養　神馬并各該人員騎用馬匹草料裝
運搬囤碾剉供送脚價人力皆湏雇覔內有虧折又
當賠補月日既久見貯茶引所各年折銀二千二百
三十餘兩又委官收過正德十六年春季分　皇店
遺下商稅銀八百兩此銀幾為群姦所竊幸而入於
公家見今空閑尤當動支乞　勅該部再行查議合
無照先年　裕陵及大石窩工上事例先將前項店
稅銀八百兩行令該州委官赴府領囬以應目下急
用有餘送囬作正支銷不足具申再於茶引所折銀
內取給其日前用過之數除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三

日以前原係本州與所屬二縣正派應付月日以其以後月分係各州縣協助遲誤而該州代爲那借應用者逐一查明具結開申本府聽於該所折銀內支給補還若已經協助不許混開事完之日通將用過銀數下落備造青冊二本送該部并本府查考其原派協助九州縣俱行停免如此不惟該州少寬於獨累而各州縣亦得以均沾矣

一溥徭解以均雇役

查得在京衙門公差官員例該本府撥人跟用者每年該一百八十二名共支工食銀一千三百一十兩四錢謂之長跟皂隸近年本府因見宛大二縣差役日繁外屬州縣亦皆困敝及思前項官員俱係在京

公共衙門而所管理又非本府專司職務乃獨出辦皁隷事體似有未安議欲改派畿內七府兵部未曾允行蓋以本府不出京班皁隷該辦長跟工食是指一事而言未盡通融之理查得本府每年額派國子監京衛武學公侯伯下訓導等官膳夫齋夫共該納銀八百九十餘兩刑部都察院光祿寺太醫院共用庫子一百一十餘名大約占均徭銀一千三四百兩此皆在京公共衙門獨於本府取辦至於本府并宛大二縣官員俱係常朝京職柴薪似宜領於兵部亦止取於所屬每年共該銀九百九十餘兩通前四項共該銀四千五六百兩其五年一次點差科道等官

跟用皂隸二十四名不在此數而陸續因事奏差委
經題准與凡日行公差官員取用短差皂隸又不計
以數拘但此等差役於部分各有所屬兵部隔別豈
能周知當時本府查議欠明致難裁決今若以此較
之則本府所費不貲本府雖嘗派行霸州東安等九
州縣就近協助然各州縣困敝之餘在本等猶難支
持分外之派於隔別豈能相濟以此多致遲悞獨累
涿州孱官鎖吏揭債賠償艱苦百端屢行申訴伏思
先帝上賓海內之所共哀山陵舉事亦海內之所當
共赴也以之獨累順天且猶不可而可累此一州乎
涿州平時被累已不能堪而更堪此大累乎夫寧神

在得億兆之歡心以　陵寢所在而其民不惟不蒙
休庇而反令其愁怨亦豈所以安　列聖在天之靈
哉卷查正德十三年奉戶部劄付為分豁賠累應付
蘇民困以安　皇陵事又為便應付以恤窮民事該
昌平州房山縣各稱　裕陵并大石窩工上人員廩
給腳價獨累本處人民該部議行本府將收貯批驗
茶引所課程折銀給領接濟今　康陵新造工大日
又比之　裕陵脩理及大石窩供應尤難誠宜急處
查得本府庫內歲辦各役銀數與真定等七府山東
山西河南三省所出京班皂隸孰多孰少自不能掩
但見京班長跟齋夫膳夫庫子柴薪名色之異而

不念取於民膏民脂者之同也此在本府全盛之時
猶為過重況今州縣人戶大半逃亡里甲日見消併
困極之餘其何以堪查得前項七府三省所屬州縣
共四百一十三處除膳夫等項本府照舊派徵外乙
勑該部再行查議合無自嘉靖二年為始將前項長
跟皂隸工食銀兩改作京班名色照數分派七府三
省每一州縣不過加銀三兩有零其數已足每年解
部交納聽宛大二縣委官支領給散誠為衆輕易舉
縱久可行　一蠲夫價以均恩例卷查正德十六年
十一月奉工部劄付為催儹各年在逃并不到官吏
甲夫事該惜薪司揭帖將正德十五年以前本府拖

欠撞柴夫二千七百七十名開單轉行撫按衙門督催甚急節該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詔書內一欵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兵二庫蠟茶銅漆銀硃鹽課廚料戶口食鹽猪羊雞鵝備用孳生馬騾山廠柴夫後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芟草夫價及閘壩泉溜洪淺等夫并椿草等料及贓罰等項銀兩一應歲派歲辦叅派但係該納官錢糧物件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欽此欽遵竊本府派辦有砍柴夫有撞柴夫名雖人夫實皆納價今砍

柴夫已經蠲免則擡柴夫事體正同意者該司以
詔書內不曾明開擡柴夫字樣又或以爲此乃　內
府正供緊用人役難以宥免不思錢糧名色甚多
詔書豈能盡載當時慮有所遺故又總括之云一應
歲派歲辦奏派但係納官錢糧拖欠者盡數蠲免廣
大如天地無所不包昭明如日星亦甚易見擡柴夫
縱不在山廠柴夫之中亦當在總括該免之數今各
項錢糧非　詔書所載而蠲除者多矣何獨於擡柴
夫乃幸一字偶闕而不與免邪且欣柴夫　皇莊子
粒光祿寺廚料甲丁等庫料物俱係　內府正供之
用而漕運糧米尤爲軍國重大之需悉從除豁何獨

於擡柴夫乃指爲緊用人役而不得免耶需據本府委官李會等執稱該司每月雇夫扛擡木炭等項伊等及各州縣委部人員即皆辦納工價銀兩當年已完今拖欠者多係各官名下認納之常例非等待雇夫之急用也若係雇夫急用日不可缺豈有正德十五年以前而可等待至今者乎詳其所言實爲可據且此項柴夫先年因欲就近徵收故止派順天等八府比之各項錢糧獨爲艱重今天下逋賦一切蠲除而畿內八府始而迎立　聖明繼而奉接　聖母快覩既先於萬國任勞亦倍於他方縱不加恩豈當虧抑况計拖欠夫價多至一萬一千六百餘兩今冬復

當本府派辦之期又談銀一萬六千八百兩若欲一時併取夫非疲民所堪就使嚴刑驅之不過那新補舊舊者縱完新者必欠黄放白催徒招失信之謗而舊完新欠實無濟用之益合無將前項夫價已徵在官或被經收人員侵匿者本府行各分管官嚴督州縣查追起解轉送該司上納其原係小民拖欠者伏望

明降德音照

詔書事例一體蠲免舊逋者民既幸於寬恤新徵者必將樂於早輸　恩信既全實用亦濟矣

查處皇莊田土疏　林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姦猾

無籍之徒揑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勢要
之官具奏建爲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
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
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　皇莊處所從公
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
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
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依是畿内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籍之徒妄
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
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横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
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 欽依差臣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功臣各項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為厲之階實起於姦

人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壊於勢家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猾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於　先朝至極畿輔軍民剝膚椎髓之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　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　俞允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屬門禍本一旦剗除中外

人心不勝懽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衙門去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鋤擊豪強則於巡按之體為切至於檢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為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在畿甸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秖因一二處奏辯告爭 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尚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 皇莊之

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今即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　勑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容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撓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於奉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應參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先後有

序而施為不至於叢脞輕重有體而事理亦得於周
詳尤望　天語丁寧戒之　勅諭令各該地方官員
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
有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聞闒茸廢事者許臣等劾
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儆飭怠傲而事乃克濟矣

傳奉勅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林俊

節該欽奉　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
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来奸猾無藉之徒兵將
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
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
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

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
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
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
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
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
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
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
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
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
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
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

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擧敢有玩法廢事及
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秉
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獘者五品以上并勳戚
指名叅奏六品以下徑自拏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
載不盡有益於 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從
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
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
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
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
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 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

各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
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
中底蘊奏為應 詔查處 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
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
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
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
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
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
以京師為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
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
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

無替夫何正德元年来奸猾無籍之徒多將畿內近
邊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為 皇莊況管莊內
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
之人出入往来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
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駙馬功臣人等
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
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
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 詔有以仰見 陛下强本
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
復許 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
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

地將近日傳奉　皇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奉　聖旨這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

督理該徵稅糧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
莊的解部類進係　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
行收受亦不許佃戸人等拖欠不還欽此欽遵隨該
臣等題為查處田土事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
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
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戸部知
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㖨遵奉　勑
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
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
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

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隣并該
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
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
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
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
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
侵占地土隨就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
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
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菲才誤蒙　委任奉
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　明恩俯詢民瘼
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莊

田但係奸民挾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庄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於此者 宗社萬年之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于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者不敢不極

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　太祖

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縁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卑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輙有害稼之苦祖宗　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

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灾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来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輙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槩占為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賊盗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

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illegible]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祖宗 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 宮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 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 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實坻縣王浦營莊田

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　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　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隆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傴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

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鍋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騶馬廟皇莊清苑縣闞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

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　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廪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肯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隣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括尅獲利不貲輸官闕者曽無十之一二

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竭
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
差愈難卒致　輦轂之下生理寥遂閭閻之間貧苦
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
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蠭起袁雄藉口不知
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逢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　潛邸已知其弊
即位之初首下　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
復承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
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袵席矣但伏讀
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

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爲害之實不敢冒爲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歷實出見聞之眞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　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　重闈　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況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

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辱　宮壺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　皇之一字加於　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　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

以累　陛下大有爲之政甚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　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爲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　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　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爲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覩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爲我　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

賜建興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
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
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　帝王之高
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将
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勸於耕女勸於織海内富
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為
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
以千百頃計者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勤歸
户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為在官地土不必
吏屬　宫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
盡削　皇莊及各　宫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

永垂百代之麻萬一以為　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頂缺敢乞著為定例令户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　宮以充支用却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為此事甚順而易特在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為不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　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　皇親功臣　欽賞莊田臣

等復有一得之愚又不敢不重為　陛下言之查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為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為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為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

田之所出以為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
是重出則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勲
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
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
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
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産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
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
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
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
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
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體大失群心令臣等仰遵　勑旨既已退給明白然
非頼　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
救而傷殘已多伏望　陛下特　勑該部除功臣家
外将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
通融數目多寡定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
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将来可繼不然國家
萬萬年無疆之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
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
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熟計再照
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占開墾荒
鹹窶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為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於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於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　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　勅旨將　皇莊及各　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　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一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

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
陛下丕承　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
明之運念　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
圖治約己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
言無任殞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　宗
社幸甚生民幸甚

乞正谷大用侵田疏　楊廷和

臣等今早　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
御座商畧大政仰瞻　天顏和粹潤澤俯聽　王音
從容委曲真大聖人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
使而遭此　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内閣更

相慶忭以爲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　聖明所諭
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
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　聖[illegible]擬施行惟
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佔產
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
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
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　聖諭以爲地土乃　祖
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佔以剝害小民致其嗟怨
則非　祖宗設立之初意也　聖諭以爲踏勘奉
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所侵欺以厭飽奸貪私於一己
則　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　陛下即位以來查

勘見於　詔旨官已屢遣歲已三更今草場之明

既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

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饑困追其所侵贓銀之

半可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

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　朝廷之恩澤伏望俯納

臣等之言以正　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則

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臣無任忠懇激切之至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臣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

也古之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

富孚之恩信以固其心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
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睊睊然有望
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
戶部題爲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妄將軍
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爲乘
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
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
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勑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
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
朦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

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內之民罔不歡忻鼓舞以戴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沈希伊受茲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應該給主嚴革又該戶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臣等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明合輿論之公所以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也況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卻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宜照數還主係官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校通行取回禁置之人

格寘於法户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供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年謬立薰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内官郭添等并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如户部覆夏言等之請及奉 聖旨這地土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切惟去年之 旨惠念民窮可謂切矣諭下可謂公且嚴矣群小乘機藉勢尅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逃矣今 綸音處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

戕捕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illegible]
姦擅政蠱惑導誘積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天下離[illegible]
貳談者至今以八黨為惡首馬永成既死矣谷大用
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況蕭皮嚴永成之
所創立奪之平民勳舊之家而重取無名之稅今馬
俊乃敢直蹈前惡妄奏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
受姦民李義所投獻以益脫脫黃王之舊趾假名撒
放海青其實私徵子粒而趙彩利暨姦黨貫緣仍舊
夫俊與彩以　從龍之舊狎恩恃寵罔　上行私無
異前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
從而許之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啓寵

納賄之奸端　王言不信於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
畿甸之民疑且不安橫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
旱之災流移增盜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彩滕臘奏
辯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
之法誅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撥置積年通同生
事害人之人並宜拏問以懲其後其原場并侵占軍
民勳戚之地俱各罷革給主召佃以昭　陛下至公
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況該戶部逐一
勘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
海宇之望　陛下竟兩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
無復聽納之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之臣等

待罪該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狥私

請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

自近罪俊與霖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盡革

鷹房草場薰皮廠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之患其管

莊人員盡數取回投獻撥置生事害人之人從重究

治使憸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厚澤流而民患息大

信全而至公昭矣

議處王府牧地以飭防裕餉疏　蕭廩

臣近廵歷固原勾校兵食查得海剌都地方有武昌

護衛千戶所見在官軍七百四十有奇除節年抽選

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　藩府牧養歲費俸糧犒賞及三千隨查該所建議撥給緣由項畝孳牧數目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　王府州衛並無冊卷但查係　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剌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半個城三百餘里中雖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為牧田大約荒熟不下二萬餘頃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官一員經牧馬十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䭾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孳牧等因臣惟　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群牧蓋　王皆握兵兵必資馬故其撥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

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　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淫
設一所於窮邊之重地詼所官軍既不孳牧乃尚被
數百以群牧之虛名此於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
地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收者不過四五百金
至於科差輕省禁綱闊疎則爲奸宄之所係者又不
知其幾百千計也此於利害又不相權矣夫　國家
捐數百里之地以爲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
卒將以展親而其實乃爲蚍蜉膏脂將以考牧而其
實乃爲逋逃淵藪此豈　聖祖錫予之意亦豈　楚
王節度之宜哉況臣觀海剌都地方接連靖虜寇遁
松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

剿 楚之制馭譏察甚難即令該鎮亦常为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疆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其来之必將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窺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勾結之虞外防一隳內地俱搖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蹈其不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

臣私憂過計竊以為該所牧地不惟 國家當救之以入兵餉以母養後患在 楚府亦當獻之以助吾餉以豫杜後憂如蒙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衙門將前項牧地清查頃畝酌量荒熟二等徵租充餉仍將

誤所革去武昌護衛名色改爲海刺都守禦千户所
庶乎軍政有統而邊防可飭年例可省而兵餉亦省
矣蓋臣聞嘉靖中　秦府嘗請河堧地曰　高皇帝
以賜先臣也尚書梁材執奏不可曰陝西外供四鎮
内奉　四王視　國初生産物力千萬不侔豈得空
地更給　藩府秦之請地稱引　祖恩又其適封也
尚不之許而况於楚乎故雖以義斷之似無不可矣
又臣觀嘉靖以來　諸賢藩或發帑助工或辭禄助
餉莫不憂先大計　楚之富固天下稱最其賢亦天
下推先也臣意其感時效誠雖存重利亦當不惜而
况於牧地乎故以理度之亦必無不可矣互十照固原

一鎮控制三邊而環鎮內外莫非莊牧其間擅公家
之利而陰爲地方之患者多矣除　肅沐莊田與苑
馬牧地先經諸臣建議外尚有　慶府群牧似亦當
併議者查得韋州群牧所先年　欽賜草場一區坐
落枸子山邇來日闢日廣荒熟地不下三萬頃而容
納流徒亦不知其幾百人臣向巡諸鎮凡告追逃軍
逃民者大率苑馬窩占爲最而枸子山即次之海剌
都又次之而該所官軍見在六百二十有奇歲費俸
糧七千四百餘石其所歲入不過十一是亦利害不
權者但　該府國處河外地在國中似難輕議盡削
而發詰　韓府之地少國貧　肅府之改租充餉

亦當稍爲裁制以示公平臣愚以爲韋州之官軍本
爲群牧而設則甲軍之糧餉亦當於牧地而取如蒙
聖斷准臣所議將前項牧軍比照屯軍事例於牧地
內每名量撥一二頃以充月糧牧收之外照舊征糧
則在群牧不過損一二千頃於三萬餘頃之中所損
不多而該鎮則省六百人以七千有奇之餉其益亦
不少矣臣非不知奉揚 皇上惇叙之恩而甘心自
取刻薄之議但籌 國計於詘乏之時不敢不謹而
籌 二府於名義利害之較似亦不得不然伏乞
聖明矜察下大臣詳議如或可採 俯賜施行臣愚
幸甚邊計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一終